

中共肇源縣委
在農業愛國增產運動
中的宣傳工作

東北人民出版社



**中共肇源縣委
在農業愛國增產運動
中的宣傳工作**

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宣傳處 編

.

東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瀋陽

編號：3806

中共肇源縣委在農業愛國增產運動
中的宣傳工作

編者：中共中央東北局
宣傳部宣傳處

出版者：東北人民出版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
(瀋陽市馬路灣)

印刷者：東北新華印刷廠

字數：14,900 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版

1—15,000 一九五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800元

本書內容是介紹肇源縣委在推廣新耕作法中的宣傳工作經驗。讀者對象，主要是縣區幹部。對有閱讀能力的宣傳員和村幹部也是一本很好的學習材料。

目 錄

認真改善農業生產宣傳工作（代序）	一
中共肇源縣委在農業愛國增產運動中的宣傳工作	六
一 不鑽研生產，只空喊口號，就不能動員羣衆增產的積極性	七
二 鑽研生產中的問題，找到了增產的關鍵	八
三 量壠底、數楂口、稱穗頭、算產量，用事實打破農民的保守思想	二一
四 搜集研究農諺，宣傳合乎科學的農諺	二三
五 廣泛組織參觀、評比和紅旗競賽，推動愛國增產運動	二四
六 在貫徹新耕作法中，進一步鞏固、提高了宣傳網工作	二三

認真改善農業生產宣傳工作（代序）

我國的農業生產正在不斷地發展。今年全國農業生產又有新的重大的增產任務。爲了完成這一新的重大的增產任務，就必須領導全體農民進行極大的努力。黨在農村中的羣衆宣傳工作在這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務，它必須成爲推動增產運動前進的積極的力量。

今後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就是進一步改進耕作技術，充分發揮農業生產的潛力，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因此，今後農村宣傳工作的主要任務也就是進行關於農業生產技術和推廣先進增產經驗的宣傳。只有通過這樣的宣傳，才能使農民充分認識農業增產的巨大可能性，真正提高廣大農民對農業增產的積極性和信心。

怎樣使農業生產的宣傳做得更好，使它對農業增產運動起更大的推動作用，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研究的問題。過去各地在進行農業生產宣傳方面已有不少好的經驗，今天本報發表的肇源縣推廣新耕作法的宣傳工作經驗就是一個典型。

肇源縣由於創造和推廣了「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使一九五二年的農業生產獲得了比一九五一年增產百分之九十二點九的巨大成績。黨的宣傳工作在這一增產運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正是由於黨的組織領導宣傳員和羣衆積極分子滲

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使廣大羣衆懂得了新耕作法的好處，從而自覺地積極地採用新耕作法，所以才能使推廣新耕作法的運動成爲真正羣衆性的運動。

肇源縣宣傳工作的特點就在於：第一，善於結合當地農民已有的生產經驗去進行新耕作法的宣傳。肇源縣的宣傳員們在推廣新耕作法時，注意利用了當地歷史上曾有過的高額生產的事實和一些科學的、與新耕作法相符合的農諺進行宣傳，並讓一些擁護新耕作法的老農用自己的經驗去向羣衆解釋新耕作法，這些辦法都收到很好的效果。「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這一新耕作法本來就是中共肇源縣委書記任國棟等同志總結和提高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經驗而創造出來的，因此也就比較容易用農民自己的經驗去說明它的正確性，也比較容易使農民接受它。第二，善於使農民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去認識新耕作法的優點，認識增產的可能性。他們所用的許多宣傳方法，如量壠底、數槓口、秤穗頭、算產量，組織田間參觀和莊稼評比，發動羣衆參觀打場、舉辦小型的農作物展覽等，其目的都是爲着反覆地用事實去教育農民，使他們親眼看到新耕作法的優越性，從而打破自己的保守思想。這些宣傳方法是生動活潑的，是最具有說服力的。在進行了這樣的宣傳教育後，原來認爲「生產到頂」、不相信再有增產可能的人，就相信還有增產的極大可能了；原來對新耕作法抱懷疑和抗拒態度的，就積極擁護和採用新耕作法了。這樣，推廣新耕作法的運動就很自然地成爲羣衆的自覺性的行動。

對羣衆進行耐心的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啓發羣衆的自覺，使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

體驗去認識黨的號召和政策的正確性，從而按照這些號召和政策積極行動起來，這從來是我們黨的羣衆宣傳工作的基本原則。農村宣傳工作尤其要堅決遵守這一原則。由於小生產的特點，農民今天在生產上還帶有較多的保守性，要使他們改進或改變他們的耕作方法，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而必須經過一個曲折複雜的過程，因此向農民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就要特別細緻和耐心。肇源縣推廣新耕作法的宣傳工作的成功，就是因爲他們遵守和運用了這一原則。但可惜的是這一原則並不是我們黨的所有的宣傳工作者都已經真正懂得了的。有很多黨的宣傳工作人員常常忘記了和違背了這一原則，忽視了農民的特點，他們在向農民進行宣傳時，不是用事實、用羣衆親身的經驗去耐心地反覆地教育羣衆，說服羣衆，而只是向羣衆進行空洞的說教，甚至用諷刺打擊的態度去對待羣衆，因而完全違背了黨的宣傳工作的說服原則，把宣傳工作變成了強迫命令的工具。這種錯誤作法在各地農村宣傳工作中是相當普遍地存在着的，例如在宣傳互助合作時，不是具體地宣傳互助合作制度在生產上的優越性，從而吸引農民自願地參加互助組和合作社，而是錯誤地宣傳「單幹就是不愛國」，就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走蔣介石、美帝國主義的道路」；在推廣農業增產的先進經驗時，不是具體地宣傳這些先進經驗的優越性，而是錯誤地宣傳不採用先進耕作法就是「不愛國」，就是「不響應黨的號召」，甚至對那些還不懂得先進耕作法的優點，因而暫時還不願意採行新耕作法的農民，施行懲罰手段。此外，在進行關於農貸、公糧、收購棉花、愛國衛生等等宣傳工作上，

都有類似的錯誤作法。這些錯誤的宣傳已嚴重地妨礙了黨和政府的各項政策的正確貫徹，並已在羣衆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有的地方現在已開始注意糾正這些現象，但在另外的許多地方，這些現象仍未引起黨的領導機關的注意。事實證明這些嚴重現象的發生和長期得不到糾正，主要就是由於黨的組織對農村羣衆宣傳工作缺乏認真的領導和對宣傳員教育幫助不夠的緣故。因此，今後各地黨的組織必須認真加強對宣傳員的教育和幫助，要使他們學會像肇源縣的宣傳員那樣地進行宣傳工作。

爲了加強農業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技術的宣傳，提高農業生產宣傳工作的水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縣、區、鄉黨的宣傳幹部和農村宣傳員必須真正懂得和熟悉農業生產技術，使自己成爲農業生產的內行。黨的宣傳員只有懂得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才能談得上先進生產技術的宣傳；縣、區、鄉黨的宣傳幹部也只有懂得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才能談得上對農業生產宣傳的認真領導。肇源縣委爲了幫助提高報告員、宣傳員、幹部和積極分子學習農業生產知識，採用了開辦技術訓練班，邀請農業技術員給宣傳員作報告，讓宣傳員參加村技術研究會，組織宣傳員經常討論研究農業技術問題等許多辦法。此外，爲了便於進行農業技術的宣傳，他們還注意吸收收够宣傳員條件的農業技術員充任黨的宣傳員，並讓有生產經驗的老農協助做宣傳工作。這些辦法都是正確的，各地都應這樣做。

一切黨的農村宣傳工作人員必須明確認識，由於農業生產是農村中的經常的壓倒一

切的中心任務，因此農業生產的宣傳自然也應該是黨的農村宣傳工作的經常的中心內容，其他一切宣傳都必須圍繞着這一中心內容去進行。但是現在有些地方常有因其他宣傳工作而忽視和放鬆農業生產宣傳，或完全不結合生產宣傳而孤立地進行政治宣傳的現象，這顯然是不對的。只有使政治宣傳與生產宣傳密切結合起來，才會使政治宣傳成為推動農村工作的積極因素。當然，在強調加強生產宣傳的同時，必須反對那種忽視和放鬆政治宣傳，或只知進行生產技術的宣傳而完全不聯繫政治任務、不會指明生產工作的政治意義的錯誤傾向。只有在政治宣傳的基礎上去進行生產宣傳，使生產宣傳包含有豐富的內容，生產宣傳才是有高度思想性的，才能真正提高農民的覺悟，正確地引導農民前進。肇源的經驗也證明了這個道理。

（本文曾刊載於一九五三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欄）

中共肇源縣委

在農業愛國增產運動中的宣傳工作

黑龍江省肇源縣由於推行了「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使一九五二年的愛國增產運動獲得了巨大的、在全國是最突出的成績。一九五二年該縣全縣收穫面積一、四〇五、五一五市畝，每畝平均產量二二九點一市斤，較一九五一年增產百分之九十二點九，較該縣歷史上最高年產量（一九五〇年），每畝增產百分之四十七。由於獲得了這樣巨大的成績，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已授予肇源縣以「豐產縣」的光榮稱號。深入領導這一愛國增產運動的該縣中共縣委書記任國棟同志也受到了獎勵。

肇源縣愛國增產運動之所以能獲得這樣巨大的成績，原因就在於肇源縣委的領導同志能深入生產過程，進行細緻的調查研究，挖掘出農業生產的潛力，找出了增產的關鍵，創造了「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而在推廣新耕作法中，又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宣傳教育工作，使新耕作法的推行成為真正羣衆性的運動。

下面就是肇源縣在推廣新耕作法中的宣傳工作的一些主要經驗。

一 不錯研生產，只空喊口號，就不能動員羣衆增產的積極性

肇源縣在發動愛國增產運動時，最初曾經走過一段彎路。領導幹部在向農民佈置一九五二年的增產任務時，只停留在一般的號召上面，結果就無法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產計劃得不到農民的擁護。

在準備春耕之前，肇源縣按着上級政府所提出的每垧地增產五斗糧食的號召，製訂了全縣每垧平均產糧六石的一九五二年生產計劃。各級幹部向羣衆宣傳愛國增產時，也是到處一般地號召每垧地增產五斗糧。有的區幹部一天走過三個村子，向農民宣傳：「選好籽種呀！多上糞肥呀！精耕細作呀……。」農民却不耐煩地說：「咱這裏的地打四、五石糧就到頂了。」「算計的孩子不好養活，計劃的數目也靠不住，你計劃的再多，老天爺不下雨，還不是白搭？」有的農民向一個團區委副書記說：「現在生產已經到頂了，你再叫增產可用啥辦法呢？」當時，幹部經常碰這些釘子。於是有的也懷疑：「每垧地增產五斗糧食，是不是計劃訂得太高了？」

播種的季節快到了。羣衆的增產計劃還沒訂出來。幹部埋怨羣衆保守思想太嚴重，因此，就來了個自上而下的硬催。這裏舉出孟克里村當時的情況做例子來說明。

二區區委幫助孟克里村羣衆訂增產計劃時，提出每垧地打十七石糧。羣衆當即譁然。有的說：「用雞蛋殼量吧。」有的說：「連草帶秸棵都過斗吧。」一連開了幾次會

議，羣衆連講話的都少了。這時，村幹部的強迫命令的勁頭就上來了。他們召開了三十多個老年農民的「座談會」，一開就是半宿。最後提出：「你們再說訂計劃不頂事，就當破壞生產辦罪。」「破壞生產的就送到區上押起來！」在幹部的強迫命令下，各個小組都普遍地訂了增產計劃，結果訂成全村每垧地平均打十六石四斗糧的計劃。

像這樣的增產計劃，全縣大多數地方都訂出來了，但，直到穀雨時，還看不見羣衆的實際行動。這才引起了縣委的嚴重注意。

二 鑽研生產中的問題，找到了增產的關鍵

縣委研究了各區彙報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農民願不願意多打糧食？當然願意。可是農民爲什麼反對提高增產計劃呢？原因是不知道怎樣才能增產那麼多糧食。」又研究：「幹部作風一般化，農民有保守思想，這都是事實。可是爲什麼呢？」一致得出結論：「是他們不知道怎樣才能增產更多的糧食，不知道怎樣領導生產。關鍵問題是教給農民增產辦法，教給幹部領導生產的方法。」

問題是提出來了，但怎樣解決呢？

爲着解決愛國增產運動中這個關鍵問題，縣委按着事先的分工，分頭到各區、村去找羣衆研究增產問題。

縣委書記任國棟同志到了七區四合屯農業生產合作社。一天，農業生產合作社副主

任于長江對他說：「拿種莊稼地這碼事說吧，人家方純志一垧穀子能打三十多石，我們就不能打那麼多！」任國棟同志聽了後，覺得增產的可能性很大。他對于長江說：「喂！老子，你把房笆上的苞米拿下來搓幾穗用秤稱一稱，看能有多少？」

于長江拿下來幾穗中等的搓了，任國棟同志就稱，結果一穗粒子重三兩。任國棟同志就問一弓能長幾棵，一垧地有多少弓。于長江說：「侍弄好了一弓能長三棵，結四個棒。」於是兩個人一算，一弓地能打一斤二兩，一垧地有九千弓，就能打一萬零八百斤，以四十五斤做斗，核一垧地打二十四石糧。可是過去四合屯的苞米只能打十來石。任國棟同志又問：「過去爲什麼沒有打這些糧？」于長江說：「誰的地也滿不了這些苗。」任國棟同志又問：「爲什麼滿不了這些苗呢？」于長江說：「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大眼賊、老鴿吃；再一個是剷耰不細緻，打頭的在前邊耨幹，後邊就楞蹶，把苗砍掉不少，結果，頂多能保住六成苗。」

用同樣的方法，任國棟同志又和于長江研究了種穀子的問題。穀子一穗三錢，一弓一百棵，一垧可產六十石。可是四合屯過去最高產量每垧才打十八石，他倆就作了進一步的研究。任國棟同志問：「怎樣才能使每穗穀子都有三錢重呢？」于答：「苗眼得寬點，苗和苗之間要稀點。」任問：「怎麼才能稀一點呢？」于答：「那不大好辦。」任問：「怎麼知道稀了能多打？」于答：「從這兩個事就看出來啦。一個是地裏在毛道兩旁的穀子總是比地裏邊的長得好，穗也大。原因是種完地以後，人從毛道上走的時候，

東一脚西一脚的有的穀種就沒出來，有的出來也被踩死啦，苗稀，又通風，又不欺苗，肥料又得的多，長的就好。再一個事是地頭的穀子長的也好。原因是種穀子時點種的人一到地頭就不像在地當中那樣細點啦，到地頭就一『蹶打』點葫蘆，籽就散開，長的也好。」任問：「間苗不行嗎？」于答：「能行，我去年稱一畝二畝穀子，種的早，間一遍苗，苗眼寬一點（二寸多），蹲時沒擠着苗，到秋打了十七石多。」任問：「光苗稀，苗眼還像過去那麼二指寬能多打糧嗎？」于答：「那不能多打糧，二指寬的苗眼，再一間苗就剩不下幾棵了。」任問：「多寬才合適？」于答：「得四、五寸吧。」

任國棟同志曾經親自到地裏研究各種莊稼的耨口，耨的大小，播種的寬窄，株距的遠近，施肥的多少，耕作的狀況，以及所有這些方面不同的情況和收成的關係。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寬壠窄播、苗株不全、耕作粗糙和糞肥不足，是產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於是提出：「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方法，先在兩個黨員領導的互助組裏醞釀，又召集附近幾個村的黨員來討論。當時，大夥覺得任國棟同志的意見有道理；但是又覺得他說的產糧數字太高。任國棟同志就發動他們自己稱穗頭，數耨口，算產量，結果和任國棟同志算出的數字一樣，於是懷疑打消了，大家都覺得「這回領導羣衆生產有辦法了。」

縣委討論後，決定在全縣廣泛展開「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

的宣傳，來動員羣衆增加生產的積極性。

三 量壠底、數楂口、稱穗頭、算產量，用事實打破農民的保守思想

當向農民宣傳我們的農業生產潛力很大，如實行新耕作法一垧地能打二十多石糧時，許多農民不相信。他們說：「糧食粒要能長土豆子那麼大，也許能量出二十多石來。」「我幹一輩子莊稼活了，可總沒聽說過這樁事。」甚至有的說：「今年幹部不知道犯了什麼病，增產五斗咱都沒把握，這回又來個二十多石。這簡直是胡扯。」針對農民羣衆這種思想，幹部、宣傳員都採取量壠底、數楂口、稱穗頭、算產量的方法，和羣衆商討增產的可能性。雖然各區、村的具體情況不同，但一般是每垧地九千弓，每一弓可種穀子八十棵、高粱七棵、苞米三棵；按中等的穗頭稱，苞米每穗重三兩，高粱每穗重一兩半，穀子每穗重三錢；算出一垧苞米應打糧十八石，一垧高粱應打糧二十七石，一垧穀子應打糧四十七石。這樣計算的結果，引起了廣大農民鑽研農業技術的興趣，並經過反覆的丈量、計算，終於使廣大農民明白了農業生產的潛力還很大，打破了「生產到頂」的保守思想。

土地本來應該多打糧，但目前每年每垧平均只打四、五石糧，於是大家都提出了問題：「那些糧食都跑到那裏去了呢？」宣傳員就抓住這個問題組織農民討論少打糧食的具體原因。討論中，有的說是壠寬、苗眼窄，把土地浪費了；有的說因為過去多半是「馬槳式的苗眼——苗太密」，每棵苗都長不好；也有的說：選種不好，有病蟲害等等。在這

些討論中，宣傳員就對症下藥地宣傳了「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的新耕作法。經過這些宣傳之後，各村都陸續發現了一些歷史上早已有的高產量。如李景春在一九四八年三畝三分高粱打糧六石（核每畝十六石），那年他自己沒有馬，曾把二十車糞都用在那些畝八分地裏。第二年他又在這塊地上種上了穀子，在種地以前闢了遍「春耨子」。因苗眼稀，耨時沒勒苗眼，耨兩遍，薅一遍草，到秋打了十一石七斗八升（核一畝地打三十二石多）。那時他很納悶，不知道為什麼打了這麼多糧。同時，他迷信地認為這一定是自己交了運，打了「寶場」。爲了保住「運氣」，他只向他最親近的鄭春講了這件事，並再三囑咐鄭春「千萬不要向別人講」。

縣委就指示黨的宣傳員抓緊各地高產量的事實向農民進一步宣傳增產的可能性，並從進一步研究這些高產量的技術原因中，克服農民中「打寶場」的迷信觀點。因此農民羣衆對「等距寬播、間苗保苗、分期追肥」新耕作法就更容易接受了。農民羣衆的增產積極性提高了。許多農民說：「我種了一輩子地也沒有算過這個細帳。那知道一畝地能够打這麼多糧？」在這個基礎上，發動農民修訂了增產計劃，全縣有一千九百六十個互助組修訂了比原計劃提高一倍或二倍的增產計劃。爲了保證實現計劃，又修訂了愛國公約的內容。

春耕時，廣大羣衆已經認識到等距寬播的好處，但是不知道要用什麼辦法才能做到寬播。二區孟克里村支部領導村技術研究會，做了一個改良「點葫蘆」（註：種地點種